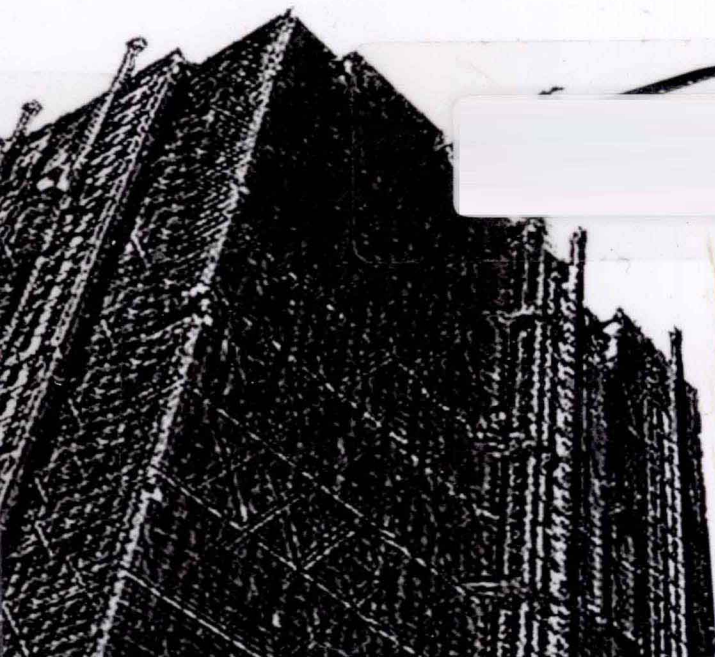


吕富德 著

XIANGSHANG DE
LILIANG

向上的 力量

——尤垚财经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



河南人民出版社

向上的力量

——尤垚财经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

吕富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上的力量:尤垚财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吕富德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 978-7-215-08104-8

I. ①向…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00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9)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225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目录

一	祸起	1
二	尤垚财	8
三	市长夫人	16
四	居安应思危	22
五	在医院里	27
六	警察尤小玉	33
七	顾虑	40
八	又遇小偷	46
九	冤家路窄	51
十	黑小伙的困惑	55
十一	出院回家	60
十二	重回医院	67
十三	警察的大话	73
十四	小包袱历险	76
十五	刘佳诚的烦恼	80
十六	思念	85
十七	“迷彩服”和小彩	90
十八	订婚宴	96

十九	小包袱·····	104
二十	物归原主·····	110
二十一	王伟平的心·····	116
二十二	沟通万岁·····	124
二十三	节外生枝·····	130
二十四	去看铁蒙·····	134
二十五	铁蒙病了·····	139
二十六	女儿·····	146
二十七	圈套·····	153
二十八	失足？湿足？·····	159
二十九	回家·····	162
三十	铁蒙的手术·····	171
三十一	殇·····	178
三十二	爷爷的决定·····	182
三十三	交易·····	188
三十四	小账本·····	194
三十五	起诉刘云·····	201
三十六	团圆·····	207
三十七	枯树开花·····	218

王伟平找到林志是在工地的一个仓库里，林志虽然只是一个民工，可他却是
有来头的。王伟平现在来找他心中还有点小顾虑。

在这项工程刚刚开工两个多月的时候，南江市副市长林之涵便带着他的秘
书来工地上视察。王伟平忙叫上他的领导、项目经理刘云一起陪同。林副市长
在工地上转了一大圈，留下满意和赞扬走了，他的秘书却又回来对王伟平说：

“王工，一点小事想麻烦你。”

王伟平看看刘云故意大声问：

“什么事？”

秘书笑笑，看了看刘云，然后说道：

“是这样，林副市长有一个堂叔，当地农村人，家有学生，经济比较困难，想
在你们工地找点粗活干干。”停了一下，他又笑着说，“不过，这不是林副市长的
意思，是我碰上才想起的”。

刘云答道：

“好吧，我这正缺少一个仓库保管，让他来吧！”

这个人就是林志。

仓库门半开着，林志却不在仓库。工作时间擅自脱岗，算怎么回事呢？王伟平转身出了仓库，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只见林志正低头从食堂方向走过来。王伟平忍着气上前问道：

“林叔，你到哪儿去了？”

林志此时也正在生气。王伟平第一次问他，他竟未回过神来，待又问时才兀自支吾道：

“哦，我去食堂了。”

“你的岗位在仓库，跑食堂干什么呀？”

林志先是红了脸，接着又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用手指了指食堂，说：

“帮，帮大老李……”

工地食堂的厨子大老李是北京通州区大马乡梨树沟村人。大老李的爹在县建筑公司干过厨子，与公司领导关系处得不错，于是他家的饭桌上时常飘着其他人家少有的香气。大老李在家是独生子，是闻着这种香气长大的，也正是这香气使他中学未念完就“毕业”回家了。大老李的爹深知儿子不是上学的料，于是他提前退休让儿子接了班。

这大老李比他爹脑子好使，上班以后，工地上的寒风酷雨及所见所闻使他悟出一条道理：知识能改变命运。于是他抽空读了几本有关建筑的书，又花钱弄了个职称。待职称一到手他竟进了今天这个中建大公司。大老李本想在大公司火上一把，可他进来以后才发现，妈呀，这儿有职称的人一抓一大把，而且个个都毕业于国家高等学府，他们的职称比自己的又大又铁，吓得他把自己的职称揣在怀里没敢露出，他觉得这人还是实在点好，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子承父业——稳。因此，又认命般地干上了厨子。

大老李人在食堂，心却辽阔，怀里那本职称似一颗种子，无时不在膨胀。大老李生得长身火脸，人又干净利落，经过父亲真传，饭菜也做得讲究。其中，最大的优点是干净。对于入口的东西谁都讲究这个，仅此一点不少人都夸他。谁知这大老李不经夸，这一夸把他怀里那颗种子夸发芽了，从怀里长到嘴边，在职工用餐时就想卖弄一下。

“咱干建筑的可别瞧不起咱自己，建筑是一门艺术，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与智慧的象征，又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透过一个建筑可以窥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是否源远流长、国家是否强盛、人民生活是否富庶……”

有人嚼着菜问大老李：

“大个子，咱整天风刮日晒，黑得煤一样，谁看得起？”

大老李这下来劲了：

“老弟，眼拙了不是，咱今儿不讲长城、布达拉宫、土楼和江苏庭园，今儿只讲北京的天坛、颐和园和故宫，你知道是哪朝哪代哪个人建造的吗？”见人傻眼不开口又接着得意地说：

“不知道吧？告诉你，清代雷发达，人家祖宗八代全干这个，人称样式雷。”

又说：

“故宫南大门，是什么门？天安门。天安门代表着什么？”

就有人这样比喻：凡生在北京的人，即便不读几本书，也比一个普通大学生知识面广。这比喻可比大了，但林志深信不疑。他这个本乡老土，一生没出过南江的地界。在他看来，厨子大老李是他一生遇见的第一有知识的人，仅一个建筑就说出这么多道道来，可见此人知识广博啊！从此他有事没事总喜欢往食堂里跑，但不为嘴，为耳朵，目的就是为了听大老李讲知识。

林志怕大老李不肯讲，又不能白听，每次来食堂总找点借口，或帮干一点小活，比如择择菜、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时间一长俩人竟有了交情，讲什么话也随便多了。这一天林志又来食堂，见大老李正站在案边剁肉，地上还有一堆未择的菜。林志一边蹲下择菜，一边问：

“大个子，今天什么饭？”

大老李边挥着刀，边答道：

“大肉包子蛋花汤。”

林志逗他：

“什么肉，该不是从集贸市场弄来的死猪崽子肉吧？”

叭！大老李手中的刀一下拍在案上，转身往门外瞧瞧，脖子和脸全变了色。

“老林，这玩笑可开不得，叫刘经理听见还不砸我饭碗！”

“对不起，大个子，怪我嘴歪。”

大个子老李见林志面色赭红，知道他不是有意的，又对林志说：

“老林，你不知道，刘经理常来食堂，她对我有要求：一是饭菜一定要讲究卫生；二是多样化，尽量满足不同口味的员工；三是蔬菜要新鲜，尤其是肉类，必须到正规肉食店购买，集贸市场上的肉，再便宜也不许买。”

林志听了点点头。

大老李又说：

“透过一个要求，能看透一个人的心，这叫啥？这才叫以人为本，真正把员工放在自己心坎上。咱若干不好，能忍心吗？”

大老李的话感染了林志。他以前也在其他建筑工地上待过，像这个工地食堂饭菜如此讲究他林志还是头一回碰上，因此也感慨地说道：

“是呀！像刘云经理这样的老板我还真没碰到过……”又想说什么，大老李已抢过了话头：

“不过如今，做个好人也难哪！”他接着说，“老林，你不会忘记吧？咱这个工地刚开工时，你们这地方上还来了不少‘地头蛇’，借口工地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在这强装强卸、强买强卖。工地一不答应他们又是封门挖路，又是断水停电。这我就不明白了，在这搞建设，是为了他们这儿的经济发展，是给他们造福，他们为啥还捣乱？我怀疑你们当地有些人心术不正。”

大老李的最后一个“你们”刺痛了林志，他赶忙摆手止住大老李：“大个儿，别，别讲这些不愉快的事了。”

大老李看看林志。

“好，不说了，我不是冲你的，别往心上去。”说着擦擦手朝门外走去。原来门外有两个工友示意找他。大老李出去了。林志便也想抬脚走人。刚到门口，只听大老李说：

“看你们俩神神叨叨的，有话直说。”

一个工友扯大老李一下，回头看看食堂门口，小声嗔怪道：

“嚷什么，找你一定有事。”又说：“大老李，我问你，你干吗老招那个林志到咱食堂来？”

“就为这事？”大老李不解地看看工友。

“怎么？”工友眉头一皱，“大老李，咱们是哥们，我才说你的。”又说：“昨晚咱

工地上出事了，一个当地民工从架子上掉了下来，一只胳膊骨折了。”

大老李一听，这不是工地上的平常事吗，与林志来食堂有什么关系？就说：

“这挨得上吗？”

另一个工友接过话茬：

“那个掉下来的民工是当地人，据他本人讲，他可是林志介绍过来的人。”

大老李还是不懂工友的意思。

“林志介绍人与他来食堂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工友猛扯一下大老李的袖子。

“你还不明白呀！昨晚工地加班浇灌水泥柱，那架子距地面只一米二十公分高，地面又全是松土，没有坚硬物体，那民工从架子上掉下来怎么也不会造成骨折呀。”

大老李似乎明白了什么，说：

“那民工就是想讹人，这与林志去食堂又有什么关系？”

那个工友动气了。

“我说大个儿，你也不想想，能介绍这样的无赖到工地干活的人，他本人还会好到哪里去？你老让这种人留在食堂，万一哪天他在饭菜中做点小动作，你可就惨了！”

可不是吗？人心隔肚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大老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忙问道：

“可我又怎么撵他呢？”

工友伸手拉上大老李：

“走，我有办法。”

一会儿，当大老李又出现时，手中已多了一个木牌，上面写有一行醒目的大字：非食堂人员，严禁入内。当大老李扛着木牌回到食堂时，林志已经走了。大老李怕他再来，还是把木牌结实实地钉在了食堂门口。

小仓库距食堂不过两百米之遥，天气虽有凉意，林志却走出了一身细汗。林志不是身上火大而是心里堵得慌。一路上林志痛心疾首，天哪，我啥时往工地上介绍过人呢？

林志知道，他们在建的这个工程是南江市委市政府的民心工程，是南江市建

筑史上第一高楼，高二十九层。担任此项建设任务的是中建下属一个大公司。而林志并非公司员工，只是一个民工，他能在这个单位干这么好的差事，全仰仗了总工程师王伟平。说实在的，林志来到这个工地上以后，村上真的有人找过他，可他一个也没敢介绍过，因为林志了解自己，他的确没有那个资格呀。可是刚才两个工友的话又从何说起呢？工程刚开工时，当地真的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来捣乱，他林志也十分气愤，也曾出面制止过。但是谁能把他放在眼里？不久工地上来了两名警察，“地头蛇”没影了。其中一位警察叫尤小玉，与本村尤垚财的儿子同名同姓，林志觉得有趣，就对尤小玉多了些关注。至于说那个掉下来的民工是他介绍的，那可太冤枉人了。

林志定了一下神又看看王伟平问：

“伟平，不，王工，您找我有事吗？”

王伟平看看紧张的林志，笑了笑，平静地说：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落实一个情况。”

林志不敢正视王伟平，笑着说道：

“王工，有啥事你只管吩咐。”

王伟平收敛笑容，低声说道：

“林叔，昨晚工地上加班，有一个民工从架子上掉了下来……”

林志想起刚才在食堂俩员工的话，一下紧张了，看来自己真的面临祸事了，不等王伟平讲完就抢过话头问：

“一只胳膊摔成了骨折，这是真的？”

王伟平点点头。

“是真的，人已经送进医院了。”

林志低下头，像小孩做错事一样喃喃地说：

“王工，我知道你为啥找我，那个摔伤的人不是我介绍的，我也从未往这工地上介绍过任何人。”

王伟平不知道林志讲的是不是真话，又问他：

“林叔，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据那个伤者自己讲，他来这干活是你介绍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林志一下蒙了：

6

向上的力量

“那个人是哪的人？”

王伟平说：

“东口乡，尤木村人，是你老乡。”

林志更惊讶，能是谁呢？又问：

“他叫什么名字？”

王伟平看着林志又说：

“尤垚财。”

林志一听几乎气晕了。几天以前尤垚财的确来找过他，但他根本没有同意，他自己赖在工地上，林志天天撵他。也就在昨天黄昏，林志亲眼看见尤垚财骑车离开了工地，怎么会又出现在工地上呢？又怎么会从架子上摔下来呢？林志不由自主地叫道：

“尤垚财！怎么是他？”

二

尤垚财

尤垚财在村上是个“无赖”。过去，每逢地里的庄稼长到能吃时，他腋下夹只小袋子就下田了。开始还背人只偷林志一家的庄稼，到后来变得明目张胆，谁家的他都偷，即便你在地头站着他也照样顺上几把回家下锅。他娘常坐在床上嚼着问：

“财，谁家的？”

尤垚财坦然地回答：

“娘，咱自家的。”

娘不再问，也嚼得心安理得。在农村这种事偶尔一次还行，经常这样就有些缺德了。若不被看见叫“偷”，若叫人看见，尤垚财又说是“借”，先是笑，没皮没脸地解释：

“嘿，不是有意，我家的晚熟，先‘借’几穗尝尝鲜，等我家的长熟了还你。”

都是乡亲，谁还不借谁家的东西，不就几穗庄稼，他人高马大又笑脸认错，你还能把他怎样？还不如送个人情，就说：

“还啥，地里东西不值钱。”却又不希望他再偷，又说：

“不过，垚财，若看见不懂事的祸害我家庄稼可得替我嚷一声啊！”

尤垚财不傻，还听不出弦外之音，又一笑背上小袋走人，心里却骂道：

“你不懂事还是我不懂事？啥家伙！”

秋后田里庄稼没了，尤垚财就到人家里“拿”东西。在地里偷庄稼和到人家里“拿”东西，那性质可不一样，可尤垚财不在乎，也不讲究啥时间和啥情况。若不被人看见，“拿”上就走，若被人碰上就笑：

“在家呀，我以为家没人呢，这东西我借用一下，就送回来。”

这“拿”又成了“借”。人家就问他：

“你没听见屋里有人在说话吗？”

尤垚财仍没脸没皮地说：

“小时候耳朵被炮崩坏了，嘿，和一个聋子较什么真？不就借你一件东西用嘛。”

都是邻居，谁不借谁一件东西。可这“借”与借不一样，借了归还才叫借；而他借了从不言还，这能叫借？又不好点透，便说：

“有这么借东西的，进门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下？”

这下尤垚财有理了：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就没有先打招呼过？”

人家一想还真有，就无奈地一扬手：

“什么也别说了，拿去用吧。”

尤垚财真有先打招呼后借的，但不是物是钱。他怕张口人不给，所以先打招呼试人口气，等人稍松口，他才真借。他用这种方式几乎借遍了全村。经他手借的钱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也不记，因为他借钱压根就没打算还。即便碰上讨要的，他仍那副嘴脸。

“不就几个小钱，还值当要，我现在不是没有吗？有了还能不还你？”

“那么大一个人，也不嫌自个小气。”还嘟囔：

“穷没苗，富无根。哪一天等我干了大事少不了你一个子。”

弄得讨要人好没面子，只好手一扬：

“好，今儿我也大方一回，那几个小钱不用你还了。”

村上人嘴上虽这么说,但心中仍少不了恨他。可是他又叫你恨不起来,因为尤垚财在村上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尤垚财虽在外耍无赖,但在家对他娘特孝顺。他娘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她身上穿的、床上盖的,冬棉夏单他都筹得一应俱全。只要他娘身上的衣服脏一点他都换下来给洗洗。人们还发现,尤垚财平日里或偷或借的财物,大都用来孝敬他娘。这么多年来,尤垚财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是来去匆匆,从不敢在外待的时间太长,他放心不下他娘。人们还发现尤垚财每逢赶集上街、进城串会回来,口袋里从未空过,总要给娘捎回一点好吃的,或水果花生,或点心油饼,或杂碎牛肉。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这种人谁又真恨他呢?即便有人骂,骂后又摇头叹气,甚至有人伸出大拇指:

“论蠢,咱比不上他;论孝心,也比不上他。”

可是尤垚财的母亲不这么认为,坐在床上嚼着儿子拿回的牛肉还戳他头说:

“财呀,看你啥时才能像你姐那样有出息。”

尤垚财看娘嚼得香,就说:

“娘,快吃吧。”

他娘笑着,还唠叨。尤垚财却像没听见一样,让娘说个痛快,自个不辩也不气。他不辩不气不是心中服气,是怕娘生气。他想,爹走得早,娘又双目失明,娘这辈子不容易。娘说姐有出息,他心中不信。姐是否真有出息,只有鬼才知道。尤垚财也是七尺男儿,比外人也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他能不想有出息吗?要不是老娘,他早拍屁股走人找出息去了。尤垚财眼看着村上的人一个个都出息了,他真的又气又急,但又有何用。为了娘,也为了他自己,尤垚财变得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甚至认为,什么这是你的,那是他的,东西上面又没刻名字,谁弄到手就归谁!于是乎才开始了偷、拿、借,还为自己怄气:说我蠢,我就蠢,看能把老子怎么样!

对于尤垚财,村上人也不把他当人看。每逢村上人扎堆聊天,只要尤垚财往跟前一凑,人群呼啦一下全散了。尤垚财心中明白,待大伙散尽,他像大人物一样,昂首挺胸,撩衣叉腰,对着空空的街口,一个人心中大骂:

“娘那个B,都是什么玩意,还瞧不起老子,老子还瞧不起你们呢!一只王八蛋,围一群势力眼,全是大浑蛋!”然后他转身用力啐口吐沫,骂道:

“人之初,性本善。我赖,也不是天生的,还不是被你们给逼出来的,这能全

怪我吗？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说我赖，我非赖。我是以赖攻赖，为我自己，为我家人，为整个世道。这种赖能叫赖？这不叫赖，该叫英雄之举！”

尤姦财这么说，有他自己的道理。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哪日，反正是一个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的晚上，一百多号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挤在生产队三间大的牲口屋里，牲口屋里喂着三头牛、三头驴，整个屋子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儿下脚的地儿，一些来晚的人只好站在外面。屋子里人声嘈杂，弥漫着牛粪味、旱烟味、汗臭味、妇女脸上的劣质香脂味，加上几头牲畜从鼻孔呼出的热气味，还有人饭后放出的虚功味。整个屋子像盒沙丁鱼罐头，屋内南面墙上有个洞，洞内一盏油灯，豆大的火苗散发出灰白的光，下面的人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就听一个声音叫道：

“大家肃静，从今天起，在开会之前必须关心国家大事，必须先学一段报纸，必须成为一个规矩，必须坚持下去。我呢，大字不识几个，念不得报纸，看下面谁上来一下。”说着扬扬手上的报纸。

下面只有咳声，没有应声，那个声音又响了：

“球，难怪大队支书说咱生产队觉悟低，连一个读报的人也没有。”

下面有了应声，长短不齐，却一个意思：让老尤头上去读。这个老尤头就是尤姦财的爹。老尤头早年教过私塾，算是有学问的人。可他人老了，眼又不好，还有心脏病，口袋里没离过“救心丸”，这种场合他根本不行，可大伙偏推他，老尤头急了：

“不，不行，队长，眼力达不到，看不见报上的字……”

可下面又嚷，他还那个意思。队长又开腔了：

“球，不就多认几个字，拿啥臭架子，不念也行，明天干活不记工分。”

话音刚落，人堆里畏畏缩缩站起一个老者，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接过报纸，凑近墙上的油灯一字一句念了起来：

“昨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柬埔寨国王诺罗敦·希哈努克……”

屋里先是一个人笑，须臾一下笑炸了窝，老尤头把“柬埔寨”念成了“东埔寨”，可队长没听出来，吼道：

“笑个球，嫌念得不好，你上来！”

屋子里一下没了声音，队长又下令：

“接着念。”

老尤头知道大伙笑什么，已吓出了一身汗，哆嗦着说：

“队长，我不念了。”

队长问：

“为啥？”

老尤头不敢吭声，有人指出了老尤头的错，老尤头仅念错了一个“束”字倒也没啥，可关键在于“束”字的前面有伟大领袖几个字，这事可就大啦！这又是下面的人分析出来的。这是啥年代？队长又傻了，他可是一队之长，责任大呀！又骂：

“咋球念的！”

说着一把夺过老尤头手中的报纸，老尤头带着哭腔说：

“队长，我真的看不清报上的字。”

老尤头讲的是实话，可讲实话有用？队长生气地说：

“散会，今天会就开到这儿，都回去吧。老尤头留下，我去大队请示一下，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这队长正是林志的爹。队长不等人们散尽，自己先离开了牲口屋。此时队长说气是假，而是偷着乐：这段时间大队开会，支书老点他的名，说他觉悟低，没找出一个阶级敌人来。队长正犯愁，想不到老尤头自个撞枪口上了，这也怪不得别人。本来队长也没有听出来，是下面的人分析出来了，想盖也盖不住。想到这，他心里有些急躁，本想穿过打麦场抄近道去大队部，可刚进打麦场，由于天黑，脚下被什么一绊，队长摔了个嘴啃泥，正惊，只听黑暗中有人呻吟。队长趴在地上问：

“谁，干啥球的？”

黑暗中一个声音唏嘘道：

“我，是我。”

队长从地上爬起来，才想起自己身上还有手电筒，拿出一照：

“尤垚财，不开会，在这干吗，想偷东西？”

小垚财立时哭诉道：